

旅程－社區發展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形式實踐

張貴傑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系助理教授

一直覺得「旅行」就是讓自己認識世界的方式。像是一個「行者」就踏上認識自己的一條旅程，旅程上有著種種的磨難與感激交織發生。

因為去年走過台灣北部的縣市社區，今年第一次用另外一種心情走向我較不熟悉的南部縣市以及社區。而每一趟的評鑑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旅程。旅程是否有盡頭？我不知道！但是我喜歡在紛紛擾擾的世界裡去感受在這塊土地上努力的人、事、物。對我來說，這真是兩個不一樣的世界，但是我的確看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們的堅持與努力。如果說願意為社區付出的人是傻子，我還真是羨慕並欽佩這些傻子的堅持。每個地方都有著屬於自己的先天限制與優勢，而在那塊土地生存的同胞總是努力並知足的的打拚著。在這次南部的走訪中，看到不少知足的笑容，這是令人動容的觸動。「社區發展」的關鍵是在土地上活著的人們吧！

對於一個以「助人工作」為生命認同的我來說，當自己在社會工作青少年領域轉向家族治療的心理領域時，常探問自己的生命實踐在什麼樣的場所裡？在心理師的領域裡我一直是個不乖的治療師，不像是同儕進入學校的輔導中心工作，反倒是用了十餘年的時間走在社區心理衛生的工作裡，然後認識了要幫助一個人，不如協助他的生活系統（家庭、學校與社群）。於是，開始思維在現代以「病理」所開啟的認識世界觀點是否有不同的轉向可能。

今年度的社區評鑑走訪讓我認識了更多長在台灣不同角落的一群群伙伴，有為了生存空間而奮鬥的環保社區、有全村幾乎都是同宗族的社區、有為了社區產業繼續奮鬥的社區、有再造風華的社區、有都是老者卻知足樂天的社區、有憨直努力的社區、有資源匱乏卻不放棄的社區、有資源豐厚卻努力經營的社區…我所見到的數十個社區，卻都有著共同的笑容與努力，在評鑑的過程中，我相信自己隨著走動，生命也漸漸豐盈了。

華人談「落地生根」「落葉歸根」「有土斯有財」「安身立命」到底背後的文化意涵又是什麼？一個以群聚為主，宗族關係親密，功能（防禦、養育）堅強的體系的華人世界是怎樣看待現代文明烙下的種種斧鑿痕跡？在大宗族系統開始瓦解的同時，也宣告了國家政府體制等組織將開始關照與接收所遺落的照顧。社會福利在華人的文化與歷史觀點中也呈現很不一樣的樣貌。姑不論是好是壞，在現代小家庭及工商競爭的世界裡，「社區」就變成是一種取代宗族功能的形式！從過去屬地的聚落形式，到以心理功能為需求的社群，「社區發展工作」不啻是一種生命實踐的場域。

而站在此刻的台灣，我們必須思考什麼才是在面對歷史與未來中「社區發展」的何去何從？正因為紛亂，對於這塊土地的尊重與愛護是社區發展工作者的努力與堅持。綜合今年度的走訪後，照例提出自己的觀點與看法，只是想要分享我的學習與收穫，剩餘一點點的建議是為了讓自己在「社區工作」教學者的位置上有著虛榮或是實務工作的考量。

社區特色與社區發展的結合：成為學習型組織^[1]

從事社區發展工作的夥伴都是帶著熱情與執著進入社區的實踐場域裡，而一個「以行動為知識起點^[2]」的我在看待這樣的事情中，必定會想要探詢社區在地的文化與特色是什麼？以及社區如何運用這些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進行發展性的規劃？而整個社區在成形與凝聚的過程中，是不是帶著「行動」並朝向「永續發展」的位置中前進？而這樣的前進是不是累積了豐沛的人力資源與知識體系？社區的夥伴在這樣的經驗中找到什麼樣施力的位置？是不是有著自我修正的機會？是不是能夠開放到與其他社群產生對話的機會？生活在社區的人們是怎麼看待自己社區的成長與進步的？

問題彷彿很多，但目的是想要知道在一路苦心經營的「社區發展」歷程中，什麼東西被累積了？是知識？還是人的凝聚？是看得到的財富？還是無形的幸福感？這樣的檢核機制所產生行動循環的知識體系就是我稱謂的「以行動為知識起點」的概念。

換句話說，社區真正可以成為具有學習型組織的機會。透過自我檢核的機制與社區能力的培養，社區終能邁向「自我演化與自我生成（self-generated）」的良性循環中。

這次的走訪發現許多社區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去參觀其他與自己特性上並不相符的知名社區後，回來後依樣畫葫蘆，卻「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失去自己的特色，卻也浪費的居民的「心力」。相反的，有些社區卻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特質，在平日就盡心的經營或創造，於是在整體發展工作的效能上總是能夠適當的讓居民凝聚，讓其他社區前去取經。

發現居民共同的經驗，並能夠透過場域裡的對話中找到可以被「認定」的社區的特色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事，「特色」正反映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性（localization）的脈絡中，社區居民身分認定（identity）的載具（vehicle）。特色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重點在要找到住在此地的居民願意共同守護或具有歸屬感的特質，而一旦能夠找到這樣的特質，社區發展的開端總是會有清晰的目標。

與專業或學院團隊的整合：互相成就的歷程

在社區的工作中，常看到社區閉門造車的汲汲經營，投入的工作人員常常是累得心力交瘁，而社區的成果總是曇花一現，或是找不到開始起點的路徑，像是瞎子摸象般地到處找諮詢意見，這樣事倍功半的社區卻都還不是少數。但相反的有另外一些縣市政府和專業及學院單位簽訂合約，讓學者與專業實踐工作者能夠真實地進場陪伴社區一步一腳印的成長。

這牽涉到縣市政府對於社區發展工作的概念與政策，一個能夠讓居民安居樂業的縣市政府優先考量的是如何使轄內的社區真正展現在地的生命力量，透過自給自足的形式永續經營，因為一個個穩定成長的社區，正是政治安定力量的展現。試想當人民決定安於自己的土地上辛勤的投注心力，為未來的子孫建構一個可以傳承的在地模式，不正是華人世界中的傳遞精神，在代與代的穩定成長與接替間，在地特色便能如實展現。

這是一場互相成就的合作協同關係展現！透過專業與學院團隊的進入，一方面可以借重這些團隊的組織與計畫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如實的紀錄社區成長的發展歷史，而透過這樣的歷程，也可以看見社區在發展過程中所累積下來的資產（無論是文化面向、人力資源、人文景觀，甚或是人力資源）。至於對於專業與學院團隊的成員來說，正也是經驗實務與理論整合的知識建構歷程洗禮裡，有助於培養更多社區實踐的實務工作者，以及觀照台灣社區發展的理論建構可能性。

這樣的經驗只有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關注下才有可能發生。社區能夠成為主體展演自身的認同歷程，知道自己的定位與特質，開始對話的可能性，而非被牽著鼻子走；而專業及學院團隊能夠認知陪伴的本質，協同合作該社區的真實所需，不只是為了自身的實驗或烏托邦的理想而已，還能夠認識在地居民的真實與樸實的知識系統，協助社區發展屬於自身的認同機會。

安身立命

華人談「安身立命」，在助人工作或教育裡常是用「生涯」的觀點談論。而「社區」是不是也可以談「生涯」？在生涯的理論裡，發展性常是被提及的重要概念。以「發展」的字眼看待社區工作，正揭示未來前瞻的特性。在歷史的定位上，從事社區工作絕非「人在政在，人亡政亡」的屬人的過程。社區的發展工作本質上具有超越時空背景的特質，是站在土地的文化上朝向永續的前進。

人若能在歷史的線性上（時），面對天與地的空間裡（空）找到自身的位置，與投入社會（人間）參與的可能性，進出有據，知止進退，不就是做為「人」的基本功課！而「社區」正是一個實踐的場域，人若能關照自身所居住的時空與人，不也就是老祖宗所交待的大宗族所具備有治安、所養所育的基本倫理。那是一種回到普世大同的境界。

「社區」是一個「實踐的場域」需要的「人」與「事」與「物」整合。在「華人」與「台灣」的雙重身份裡，在「全球化」與「在地性」的路線平衡裡，在對「此刻」與「未來」交代的壓力下，台灣的社區發展工作正面臨轉型與永續經營的關口。就回到原始的初衷吧！讓社區成為在地居民可以選擇願意「安身立命」的實踐場域。讓這塊土地願意支撐在地上人們的夢想與理想，而仰望天空時，能夠覺得活出「幸福感（well-being）」。

這或許是一個社區工作教學者與實踐者的藝語，只是我很認真的走著，而我知道旅程尚未結束……

發表於：「臺閩地區95年度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頁164-167

[返回](#)

[1] 1990年Peter Senge出版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台灣譯第五項修練）一書後，掀起全球的學習革命，從政府部門到企業都嘗試推行五項修練：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和團隊學習，期盼能使組織脫胎換骨、再創佳績。所謂『學習型組織』是一個不斷學習與轉化的組織，其學習始點由組織內個人成員、工作團隊、整體組織，甚至是與組織互動的社群。學習是一種持續性、策略性運用的過程，並與組織

個人成員平日的工作相結合，此種組織學習的結果，可能導致組織成員知識、態度及行為的改變，進而強化組織創新和成長的動力（孫本初，民84）

^[2]行動科學是John Dewey及Kurt Lewin兩人學說的發展。Chris Argyris認為科學的特性是可以生產出對世界有用、有效的描述知識，同時也告訴我們可以如何改變這個世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遠流出版社，由夏林清教授所翻譯的「行動科學」一書。